

音畫交融 藝脈相承

從守護、推廣父親徐悲鴻的藝術遺產，到創造性地進行「音畫交融」的跨界融合；從深耕音樂之路，到以管理學思維開拓學科建設；從在逆境中堅守藝術火種，到於不同身份中尋找平衡與交融——徐芳芳以其一生的實踐，詮釋了何為文化傳承與創新，何為藝術精神之堅韌，何為在時代洪流中堅守文化根脈又開拓新境的智慧。在她身上，香港文匯報記者看到了徐悲鴻「奔騰的駿馬」精神的當代回響，那是一種穿越時空、始終朝向藝術殿堂不懈奔跑的力量。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寧



●徐悲鴻之女徐芳芳

琴鍵續寫 駿馬奔騰 徐悲鴻之女徐芳芳

記者對徐芳芳的採訪始於一個核心議題：在全球化與數字化時代，如何傳承與創新傳統藝術？徐芳芳分享了其極具開創性的實踐——將父親徐悲鴻的畫作與現代音樂作品深度融合，打造「音畫交融」的沉浸式藝術體驗。這一創意的直接靈感，來源於著名作曲家江文也。

徐芳芳回憶道，江文也早在1964年就以此徐悲鴻畫作《風雨雞鳴》為題材，創作了鋼琴協奏曲《徐悲鴻的彩墨畫》，是首位將徐悲鴻繪畫主題搬上鋼琴和管弦樂舞台的作曲家。然而，這部作品的手稿後期遺失了。跨越半個多世紀後，在母親的遺物中，徐芳芳奇跡般地找到了作品的第三樂章《風雨雞鳴——壯烈的回憶》，並親自整理、編輯，使之重見天日並成功演出。

「音畫交融」呈現完美演奏

「我們在全世界是頭一次這樣做。」徐芳芳強調。2022年10月22日在紐約林肯中心愛麗絲·杜莉音樂廳，以及2023年11月14日在深圳音樂廳，她策劃並呈現了讓徐悲鴻畫作及描繪這些畫作的音樂同時展示的演出。她認為，音樂與藝術相輔相成，能產生效果很強烈的藝術感染力。「例如，江文也的音樂以浪漫主義手法，生動刻畫了徐悲鴻在抗戰時期創作的《風雨雞鳴》中雄雞的形象——那在風雨中屹立岩石、引吭高鳴的意象，並非現實描摹，而是民族精神的象徵。音樂並未簡單模擬雞鳴風雨之聲，而是以概括、微妙的旋律與和聲，營造出相同的意境與生機。」

徐芳芳進一步以徐悲鴻1926年的畫作《簫聲》為例，闡釋這種跨藝術門類的通感。她描述這幅畫用的是「古典主義的造型、浪漫主義的氣氛、印象派的色彩」，描繪了一位在異國他鄉吹簫、思念祖國的女子。當觀眾凝視畫作時，彷彿能「聽到深沉的簫聲，從畫中縷縷流出」。因此，在音樂

會上，演奏黃安倫創作的《徐悲鴻畫境隨想曲》時，她親自根據總譜設計了投影，讓《簫聲》等畫作在相應的音樂片段中徐徐展現，實現了視覺與聽覺藝術的深度共鳴。

她總結道，這種融合的成功關鍵在於「創造意境」，而非簡單複製。無論是徐悲鴻的寫意畫，還是江文也、黃安倫的音樂，其精髓都在於「寄情託性」，用各自的藝術語言捕捉並昇華創作對象的神韻與精神。她也由此談及對AI與藝術創作的看法：「AI是工具，它代替不了畫家跟音樂家創造意境的這種創造力，這還需要人來做。」

傳承「奔騰的駿馬」精神

作為藝術巨匠的後代，徐芳芳坦言，父親徐悲鴻對她最深刻的影響，並非某種具體的藝術技能，而是一種深入骨髓的精神力量與人生信念。她回憶，父母從小就教育她要「成為有造詣的藝術家」，這是一個「很高的目標」。父親曾告誡她，學藝術需要刻苦，成為大藝術家尤為不易，這份期望自她9歲起便銘記於心。在她的人生之路，無論經歷怎樣的逆境，她始終銘記着父親青年時家貧志堅、奮力赴法學畫的經歷，以及他那句箴言：「一個人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還能夠自拔，才不為懦夫！」她將這種堅韌不拔、從逆境中奮起的精神，與母親廖靜文為恢復徐悲鴻紀念館奔走十年的毅力，一同歸結為家族傳承的「奔騰的駿馬」精神。

徐芳芳的藝術人生軌跡頗為獨特，出身繪畫世家，她卻走上了音樂道路。她解釋，這源於1957年中央音樂學院附小在全國選拔天才兒童，時年9歲的她意外考中，成為首批學員之一，從此接受了國家投入巨大的專業化、全日制音樂教育。儘管自幼也喜愛並學習過繪畫，但音樂成為了她職業生涯的主軸。

然而，她的學習並未止步於音樂。為了更有效地在西方文化圈推廣父親的藝術，她在

赴美後，毅然繼續拓寬學術視野，先後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攻讀歷史學學士並在斯坦福大學攻讀工商管理碩士(MBA)。「如果我只是一個會彈鋼琴的音樂演奏家，我就做不了現在這些事。」徐芳芳說，歷史學的訓練賦予她嚴謹的研究方法與深厚的英文寫作功底，這為她日後撰寫父親及其時代的回憶錄奠定了堅實基礎。而MBA的學習與麥肯錫的工作經歷，則讓她掌握了戰略規劃、管理和運營的思維與技能。

勉勵年輕藝術家上進奮鬥

這種多元背景在她受聘擔任中國人民大學音樂系首任系主任時發揮了關鍵作用，她不僅從零開始搭建音樂系的教學架構、招募師資、制定教學計劃，更引入了獨特的培養理念。她強調應用與實踐，規定鋼琴學生必須修習伴奏課程，管弦樂學生必修室內樂和樂隊片段的課程——這些在當時中國某些專業的音樂學院中並非普遍要求。她自豪地列舉學生的成就：有人成為職業樂團首席，有人擔任藝術學院系主任，有人在美國頂尖音樂學院獲得博士學位並任教。「我們的學生畢業以後，擁有更多的技能，能夠適應21世紀中國跟世界的需要。」

徐芳芳既是「徐悲鴻之女」，亦是一位「音樂家」，她如何看待兩個身份之間的關係？徐芳芳回答，因為精力有限，人生不同階段應有不同重點。「我開演奏會的時候，就沒辦法寫父親相關的書。寫書的時候，練琴只能是保持狀態。」但她更擅長將身份「融合實踐」，她常在策劃徐悲鴻藝術展覽的活動中，融入鋼琴演奏。音樂是吸引觀眾的「基石」，而演奏之後，她又能自然而然地介紹父親的藝術與自己的著作。「這兩種身份對您來說是種交融的狀態。」記者總結道，徐芳芳笑着點了點頭。

在撰寫回憶錄《奔騰的駿馬》過程中，徐芳芳曾廣泛採訪母親及父親的眾多學生、友人，最大的收穫是什麼？她表示「發現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得以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父親及其所處的時代。「比如當時文藝政策的變化。經過這麼多人的講述，你就知道，政策的變化會怎麼樣影響藝術家的命運和他們的職業發展。」而這段歷程不僅是家族歷史的梳理，更成為觀察上世紀中期中國藝術界變遷的一個微觀窗口。

當被問及對年輕藝術家的建議，她的話語簡潔而有力：「我希望他們能夠像徐悲鴻一樣，為追求自己的藝術目標，熱切地、努力地、上進地奮鬥，創作出感人的作品。」



●2022年，徐芳芳在紐約林肯中心演奏鋼琴協奏曲《徐悲鴻的彩墨畫》第三樂章，舞台上大屏幕同時展示徐悲鴻的畫作。 資料圖片



●《奔騰的駿馬》書中有不少珍貴照片，上圖為徐悲鴻一家合照。 資料圖片



●徐芳芳在「與徐悲鴻的時空對話」活動中演奏。



●商場奔馬藝術裝置以《六駿圖》為靈感。主辦方供图



●徐悲鴻《六駿圖》 主辦方供图

巴西藝術家 Naíma Almeida 以當代幾何美學重塑「百鳥朝鳳」

踏入ifc商場中庭，一隻高達4米的鳳凰舒展羽翼，尾羽層疊如虹——那不是傳統工筆描金的神鳥，而是由數不清的幾何色塊拼貼而成的抽象雕塑。紅與紫對撞，金與橙交織，上百隻色彩斑斕的飛鳥環繞飛舞。這是巴西藝術家 Naíma Almeida 首次在港呈現的藝術裝置「百鳥朝鳳迎新春」，將中國傳統故事轉譯為當代幾何美學。

「我一聽到百鳥朝鳳，就覺得這個意象和我自己的創作很有聯繫。」Naíma 的作品常以自然和雀鳥為題，而百鳥朝鳳的精髓，正是眾多雀鳥匯聚而構成整體，「我的創作也是這樣，從簡單的圖形開始，通過不同的細節點綴，一步步將畫面變簡為繁，放大作品的內核和視覺效果。」



●「福鳥星願」邀觀眾自創獨特的賀年揮春貼紙。

科技與手作交融

對 Naíma 而言，創作從來不是一道選擇題。她的工作桌旁，電腦屏幕與手作材料並存，草圖在數位空間成形，實體作品在指尖誕生，然後又回歸電腦進行最後的雕琢。「我不會將電腦技術和人工手作完全分開，兩者其實是交融的。」這份交融，在今次的展區化成可見的對話。觀眾既能在實體裝置前仰觀鳳凰垂羽的繽紛層次，也能走進「福鳥星願」互動區，親手設計雀鳥圖案與祝福語，電子圖案會即時轉化為實體揮春貼紙，拉近藝術與日常的距離。

她輕輕撥轉「花舞風車」，幾何花瓣旋出絢麗光影：「這裏融入了中國『時來運轉』的吉祥意象，轉一轉就有好彩頭。」話音未落，她又轉動「福鳥接福」的手柄，操控幾何鳥兒展翅飛翔。「我希望觀眾可以沉浸式地參與其中，彷彿化身為創作者的一員，真正走進百鳥朝鳳的世界裏。」這些互動裝置不只是一組組機關，更像是一封封親手寫就的邀請函，「比如你只是一個過路人，停下腳步望一

眼作品，這其實也是一種參與。那一刻，你有了屬於自己的獨處時光，和作品產生了獨一無二的互動。」

期待與香港藝術家合作

Naíma 出生於巴西，現居巴塞羅那，她說自己的創作根源在巴西。「巴西是一個色彩對比非常濃烈的地方，陽光充足，處處都是鮮明的光影。正因為有巴西的創作根源，我才敢大膽地用這麼多顏色，我的挑戰是——無論對比有多強烈，都要找到它們之間的和諧性。」移居巴塞羅那後，她反而更清晰地看見自己的文化根脈。「當一個人離開故鄉，在外地生活的時候，會更加留意到自身文化的獨特性，也更願意去分享。」巴塞羅那的建築以自然為題材，啟發了她對自然元素的運用，但骨子裏那份對色彩的坦誠與熱烈，始終來自南半球的故鄉。

她的藝術版圖從不被地理邊界框限，當被問及會否進一步探索東方文化時，她笑稱自己有留意「蛙王」郭孟浩的作品和穿搭。「『蛙王』的穿搭、打扮、甚至眼鏡都很特別，讓我想更深入地了解香港的藝術文化。」她也是王家衛導



●巴西藝術家 Naíma Almeida 首度在港展出作品。

演的粉絲，尤其鍾情《花樣年華》，「電影裏的東方美學很特別，大量的紅色、綠色，非常吸引我。王家衛導演通過光線、人物服裝、背景的搭配，打造出獨特的色彩氛圍——這一點和我的創作理念很契合。」

適逢農曆新年，她也興致勃勃地分享起兩地的新年習俗：巴西人穿白衣湧向海灘燃放煙花，巴塞羅那人則會隨著12響鐘鳴吃下12顆提子……而此刻在香港，她正以巴西的色彩、巴塞羅那的結構、東方的主題，建構出一座跨越三洲的鳥語花園。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福鳥接福」互動裝置將飛鳥的翱翔瞬間定格於百花之上。